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詩曰

幸短虧心只是貧 休生奸計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處
失却便宜損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 畱取五分與兇孫
若是十分都使盡 後代兇孫不如人

當下秦明黃信兩箇到柵門外下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
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
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寨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

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個百姓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箇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疋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裡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於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你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

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姪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為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與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黃信主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

五七日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
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
勦掃蕩清風山衆好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
倘或大軍到來四面圍住何如退步得迎敵若再無糧草必是
難逃可以計較個常便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
否當下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望兄長指教宋江道自這南方
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蓼兒
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看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
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里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
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
大笑道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
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走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

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
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
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疋好馬小嘍囉們
有不願去的賚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
編入隊裡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
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
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做光地分為三隊下山宋江便與
花榮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
隊仗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疋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
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箇引着四五十疋馬一二
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
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

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
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
一箇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
一條大闊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
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
再揀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
來且把車輛人馬扎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
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
前面簇擁着一箇騎馬的年少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錦織團花甲披千道火
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疋胭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
紅画桿方天戟背後小校盡是紅衣紅甲

那箇壯士穿一身紅騎一疋赤馬立在山坡前大叫道今日我
和你比試分箇勝敗見箇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
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面也捧着一箇年少騎馬的壯
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叉冠頂一團瑞雪身上鑲鉄甲披千點寒霜素羅袍
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坐下騎一疋征駝玉獸手中輪
一枝寒戟銀蛟背後小校都是白衣白甲

這箇壯士穿一身白騎一疋白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
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
震地花腔鼓搥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挺手中畫戟縱坐下
馬兩個就中間大闊路上交鋒比試勝敗花榮和宋江見了勒
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厮殺正是基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

絳霞影裡捲一道凍地冰霜白雪光中起幾縷衝天火燄故
園冬暮山茶和梅蕊爭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闡彩這個
按南方丙丁火似燄摩天上走丹爐那箇按西方庚辛金如
泰華峰頭翻玉井宋無忌忿怒騎火騾子飛走到人間馮夷
神生嗔跨玉狻猊縱橫臨世上左右紅雲侵白氣徃來白霧
間紅霞

當時兩箇壯士各使方天畫戟聞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
和宋江兩箇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
見那兩個壯士聞到深間裏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
一枝是金錢五色幡却攪做一團上面絨絛結住了那里分拆
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
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覩着豹尾絨絛較親處

颼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絛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
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聞都縱馬跑來直到
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
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廼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
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箇壯士聽罷扎住
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
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講禮且請問二位壯
士高姓大名那箇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祖貫潭州人氏
平昔愛學呂布為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畫戟人都喚小人做
小溫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惟且
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
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

法注定今日得遇及時雨尊顏又遇得花將軍名不虛傳專聽
二公指教宋江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答道小人姓郭
名盛祖貫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裡遭風翻了船
回鄉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
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山有
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途來比並戟法奪山
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敗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
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就與二位勸和如何二位壯士大喜都
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了一箇箇都引着相見了呂方先請
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
他兩箇撞籌入夥轅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
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

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裡有三五百人馬投梁
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下里探聽倘或只道我們
來收捕他不是耍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
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續進
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
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
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
間只見官道傍邊一箇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
都叫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裡來
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裡坐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裡
來看時只有三付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付只見一付大座頭
上先有一箇在那里占了宋江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箇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
一領皂紬衫腰繫一條白搭膊下面腿絣護膝八答麻鞋卓
子邊倚着根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

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鬍鬚宋江便
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裡面坐一坐你
叫那個客人移換那付大座頭與我伴當們坐地吃些酒酒保
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裡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
碗先叫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衆人吃却來我這
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壚邊酒保却去看看那個
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那借這付大座頭與裡面兩箇
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怪呼他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箇
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

宋江道你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
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
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
着卓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
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賴子拳不認得你
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厮敢說甚麼燕
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強不換便罷
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裡便應道我自
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箇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
底下的泥燕順焦燥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
人出語不俗橫身在裡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
下只讓的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

聞那兩箇好漢大名那漢道一箇是滄洲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點頭又問道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唵噫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箇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那里與他兩箇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曾認得黑三郎麼那漢道你既說起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鉄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

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沒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為生本鄉起小人一箇異名喚做石將軍為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箇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為事在逃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忌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

莊上江湖中也只聞得哥哥大名踈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攜帶宋江道這個不必你說可爭你一箇人且來和燕順廝見叫酒保一面這裏斟酒莫要別處去三盃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沒平安二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胃脯捶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為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箇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箇老父如掛

今已歿了只得星夜趕歸去奔喪教兄弟們自上山則箇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歿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母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為晚矣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候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簇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

不帶一箇連夜自趕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搭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放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

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緣故可為我上覆眾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怪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箇去了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裡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眾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箇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歿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裏寫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明看了書與眾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

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九箇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眾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幡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箇頭領迺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箇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箇頭領迺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箇箇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立在呀邊答應道我等眾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裡先請書來看了却來相請厮會

船上把青旗一招蘆葦裡掉出一隻小船上有三箇漁人一箇看船兩箇上岸來說道你們眾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眾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侮我等山寨如何及得眾人跟着兩箇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朱貴見說了迎接眾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響箭射過對岍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艇來朱貴便喚小婁囉分付罷叫把書先贖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裡殺宰猪羊管待九箇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裡迎接眾人一箇箇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

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迳裡眾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為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關來各自乘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得到了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勝脫身右邊一帶交椅上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宴一面叫新到火伴廳下恭拜了自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冤相殺

一事衆頭領聽了大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絛分開畫戟晁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裡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道且去山前閑翫一回再來赴席當下二十一位頭領相謙相讓下階閑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唳花榮尋思道晁蓋却纔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絛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觀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急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小弟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

榮搭上箭拽滿弓觀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時但見鵲畫弓彎開秋月鵬翎箭發迸寒星塞鴈排空八字縱橫不亂將軍撚箭一簇端的不差孤影向雲中倒墜數聲在草內哀鳴血模糊半浣綠稍翎大寨下衆人齊喝采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鴈行內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晁蓋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

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真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箇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榮因為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

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箇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義聚梁山泊山寨裡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準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趕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裡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淚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為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遇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答道老叔自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有一箇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咲道押司真個也是作耍令尊太公却終在我這裡吃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姪便取出家書

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吓那得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裡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麼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纔和東村裡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裡吃酒了回來睡在裏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迳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箇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恰待分說只見屏風

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燥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寫道我殺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強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攙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為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裡回來睡在房裡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伴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箇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為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冊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

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道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縣裏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裡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兔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鞦韆起來看時四下里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天罡有分皆相會地煞同心盡協從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箴曰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為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箇梯子上墻頭來看時只有火把叢中約
有一伯餘人當頭兩箇便是鄆城縣新叅的都頭却是弟兄兩

箇一箇叫做趙能一箇叫做趙得兩箇便叫道宋太公你若
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藏不
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
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
裡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
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口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
上都有相識明日便乞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事了必當減
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箇刁徒如今暴得做箇
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
官免得受這廝賸氣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
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
一班兒殺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
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

須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
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箇好去處
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
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頭進弊庄少叙三盃明日一
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
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裏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
請兩箇都頭到莊裏堂上坐下連夜殺雞宰鵞置酒相待那
一伯土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
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箇都頭在宋江莊
上歇了次早五更同到縣前下處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
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
聞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
前年秋間典贖到閻婆惜為妾為

因不良一時恃酒諍論鬪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
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
裡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
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
只是相公方便他則箇知縣自心裏也有八分出豁他當時依
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裏宋太公自來買上告
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
不來做甚冤家縣裡疊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
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擬定得
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
江的更兼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
眾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當廳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

兩箇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下兩箇公人領了公文監
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
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箇公人費發了此銀兩與他放寬教宋
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與宋江到僻靜處
叮囑道我知江州是箇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
去你可寬心守奈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
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
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
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完聚宋江洒淚
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
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不能盡
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

侍奉休要為我來江州來棄撇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箇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洒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為證

殺人亡命匿家山 暮夜追兵欲避難 自此便從縲紲去

江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自和兩箇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家中銀兩又因他是箇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三箇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火做些飯吃又買些酒肉請兩箇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箇說我們明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箇好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箇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上過

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箇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裏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為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箇公人這張千李萬說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箇人只叫得苦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答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乞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受苦今番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

道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箇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箇不是你們弟兄擡舉宋江到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萬劫沈埋若是如此來扶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弟這話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同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怎地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在前後面數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麼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

長的意了這箇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箇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箇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箇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舡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輝草寨息報無門宋江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淫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年半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裡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

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

詩曰

方枷鐵鎖並臨頭 坐守行監不少休 天與英雄逢水滸

劫囚行見出江州

晁蓋道只如此忙且請少坐兩箇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箇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才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是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箇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三兄直如此見怪雖然賢兄不肯

要壞兩箇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擡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箇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及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為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面

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裡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箇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兄長聽稟吳用有箇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為戴院長為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踈財夜來小生脩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箇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箇箇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箇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箇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箇箇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

小心伏侍宋江三箇人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箇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箇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揭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陸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熱趁早涼過嶺去尋箇宿頭公人道押司說得是三箇人廝趕着透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腳邊一箇酒店背靠巔崖門臨怪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箇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飢渴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箇人入酒店來兩箇公人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箇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箇時辰不見一箇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主人家只聽得裏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箇大漢來宋江

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

紅絲虎眼睜圓

揭嶺殺人魔祟

鄧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箇人唱箇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飢你這里有甚麼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怪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箇何妨倒是先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偷眼睨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裡面啣一桶酒切一盤

肉裏說下三隻八碗三隻第一面篩酒三箇人一頭吃一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把來做饅頭餛子我肉裏不信那還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箇說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箇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箇公人道大哥熱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盪來那人盪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飢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箇怎地喚得三碗便這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

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岩邊人肉作房裏放在
剝人凳上又來把這兩箇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
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
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箇囚徒量這等一箇罪人怎地
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那人看罷包裹却再
包了且去門前望幾箇人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
見一箇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箇人遶上嶺來那人恰認
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箇內一箇大漢應道我們
特地嶺上來接一箇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
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
是等誰那大漢道等箇奪渡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奪渡的
好男子那大漢答道你聽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

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
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
我本不知近日有箇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縣宋押司宋江
不知為甚麼事繫在濟州府緝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
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厮
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
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箇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箇兄
弟信步鐸上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喫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
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箇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
謝天地捉得三箇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
樣人那人道兩箇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不
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真箇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

大漢連忙問道不曾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纔抱進作房去等火
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當下四箇人進山
岩邊人肉作房裏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箇公人顛倒
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
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
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
一錠大銀尚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
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
手爭些兒悟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讎還報難迴避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

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裡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
解藥灌將下去四箇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
着漸漸醒來先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
漢教兩箇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
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
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
貫廬州人氏專在楊子江中撐船稍公為生能識水性人都呼
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箇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
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箇兄弟是此間
潯陽江邊人專販私鹽來這里貨賣却是接濟李俊家安身大
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箇一箇喚做出洞蛟童威一箇
叫做翻江蜃童猛兩箇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纔麻翻

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箇相識近日做買賣
從濟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為事謀在江州牢城來李俊未得
拜識尊顏徃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為緣分淺薄不
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
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箇弟
兄上嶺來就買盃酒喫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
忙去作房裏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
看了纔知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
知為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
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
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答
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

間如何住得李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救起那兩箇
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
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箇公人起來面面厮覷你
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店裡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
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裏買吃衆人聽了都
笑當晚李立置酒管待衆人在家裏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
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箇公人當時相別了宋
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箇公人下嶺來迳到李俊家歇下致
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為兄留住家裡過了數日宋江要
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賚發兩箇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
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
州來三箇人行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箇去處只見人

烟轉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看看
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原是一箇使鎗棒賣膏藥的
宋江和兩箇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
了手中鎗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
拿起一箇盤子來口裏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
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息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
要筋重膏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贖我
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沒一箇出錢與他
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沒
一箇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沒人出錢便叫公人
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箇犯罪的人沒甚與你
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

在手裏便收呵道恁地一箇有名的揭陽鎮上沒一箇曉事的
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息官本身見自為事在官又是過往
此間顛倒賚我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却咲鄭元和 只向青樓買咲歌 慣使不論家豪富
風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強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息官高姓大名
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
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裏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
喝道兀那厮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喊俺揭陽鎮上
威風教頭這厮那里學得這些鎗棒來我這里逞強俺已都分
付了衆人不許賚我如何敢來出尖搵着雙拳來打宋江不
因此起處相爭有分教潯陽江上聚數籌攬海蒼龍的好漢梁

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
場中熱血流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七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詩曰

壯士當場展藝能 虎馳熊撲實堪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花藉陽和發育榮 江上不來生李俊 牢城難免宋公明
誰知顛沛存凶際 翻使洪濤縱巨鯨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賚發了那箇教師只見這揭
陽鎮上眾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拈起雙拳來打宋江眾人看
那大漢時怎生模樣但見

花蓋膀雙龍捧項 錦包肚二鬼爭環 潯陽岸英雄豪傑

但到處便沒遮攔

那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強我已分付了衆人休來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說道做甚麼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匹臉打來宋江躲箇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箇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膀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浪蹺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扎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箇公人勸住教頭那大漢從地下扒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

得使不得教你兩箇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答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神經略相公帳前軍官為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呼小人病大虫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聽罷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盃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內去吃酒只見酒家說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吃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吃酒家道却總和你們廝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吃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

却是不能惡他這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廝必然要來尋開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裏算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別辭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箇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吃酒其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吃你枉走干自費力不濟事他盡着人分付了宋江和兩箇公人都則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三箇來到市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箇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箇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走走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晚但見

暮烟迷遠岫寒霧瑣長空羣星拱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山闌碧疎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箇公人見天色晚了心裡越慌三箇商量道沒來由看使槍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火明處必有人家遮莫怎地陪箇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箇人當時落路來行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看那莊院時但見

前臨村塢後倚高岡數行楊柳綠舍烟百頃桑麻青帶雨高

隴上牛羊成陣芳塘中鶩鴨成羣正是家有稻梁雞犬飽架
多書籍子孫賢

當晚宋江和兩箇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開門
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答道小人
是箇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處安歇欲求貴
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既是恁地你且在這
里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
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江和兩箇公人到裏面草堂上
叅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裡安歇就與他
們些晚飯吃莊客聽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箇
歇定了取三分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箇喫了莊客收了碗碟
自入裏面去兩箇公人道押司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

快活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依允去了行枷和
兩箇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後是
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裡三箇淨了手入進房裡關上門
去睡宋江和兩箇公人說道也難得這箇莊主太公留俺們歇
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裏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照
看宋江在門縫裏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箇莊客把火一到處
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
管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
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箇人來為頭
的手裏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稍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
看時那箇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
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厮打日晚了拖

鎗拽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睡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又是殺人放火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箇使鎗棒賣藥的漢子耐那厮不先来見我弟兄兩箇便去鎮上撇呵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走出一箇囚徒來那厮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揭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厮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裏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裡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厮們吃酒安歇先教那厮三箇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吃我叫了賭房裡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裏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

都頭家裏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裡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箇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厮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裏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迳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厮得知必然吃他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肯說破莊客如何敢瞞難以遮蓋兩箇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休從大路

出去撥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兩箇公人挑了包裹宋江自提
了行枷便從房裡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箇人便趁星月之下
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不擇路走了一箇更次望
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滔浪滾正是來到潯陽江邊有
詩為証

撞入天羅地網來 宋江時蹇實堪哀 纔離黑煞凶神難
又遇喪門白虎灾

只聽得背後大叫賊配軍休走火把亂明吹風胡哨趕將來宋
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箇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
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裏越慌脚高步低在蘆葦裡撞前面一
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定目一觀看見大江攔截側邊又
是條闊港宋江仰天嘆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

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裡喪了殘生後面的正吹風胡哨趕
來前面又被大江阻當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
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稍公且把船來救我
們三箇俺與你十兩銀子那稍公在船上問道你三箇是甚麼
人却走在這裡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昧地撞在
這裡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與你此銀兩那稍公聽得多與銀
兩把船便放攏來到岸邊三箇連忙跳上船去一箇公人便把
包裹丟下艙裡一箇公人便將水火棍揸開了船那稍公一頭
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聲好響聲心裡暗喜歡把櫓一
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裏去听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
頭有十數箇火把為頭兩箇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後有二
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裏叫道你那稍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

箇公人做一塊兒伏在船艙裡說道稍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
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稍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
上水唧唧啞啞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唱道你那稍公不搖
攏船來教你都死那稍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
道你是那箇稍公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稍公冷笑應道老爺
叫做張稍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箇長漢說道元
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箇麼那稍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
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那稍公
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箇正
要捉這趁船的三箇人那稍公道趁船是三箇都是我家親眷
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喫碗板刀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
和你商量那稍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到樂意那

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攏來
那稍公一頭搖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箇主顧却是
不搖攏來倒吃你接了去你兩箇只得休怪改日相見宋江在
船艙裏悄悄的和兩箇公人說也難得這箇稍公救了我們三
箇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
渡了我們却說那稍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箇人在艙
裏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
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稍公搖着櫓口裏
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趁我
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箇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是唱

要三箇正在艙裏議論未了只見那稍公放下櫓說道你這箇撮鳥兩箇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裏你三箇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稍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耍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剝你三箇人下水去你若耍喫餛飩時你三箇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箇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单行那稍公喝道你三箇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忖道稍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箇那稍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饒你二箇我半箇也不饒你老爺喚做有名的狗臉張爹爹來也

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裏去宋江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了了我三人性命那稍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箇要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箇那兩箇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箇一處死休那稍公又喝道你三箇好好快脫了衣裳便跳下江裏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剝下水裏去宋江和那兩箇公人抱做一塊恰待要跳水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櫓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箇人一條大漢手裏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稍頭兩箇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稍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裏貨物

見者有分這船稍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是張大哥你在這裏又弄這一手船裏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稍公答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鳥兩箇公人解一箇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那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箇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喫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艙裏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漢失驚道真箇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来看時星光明亮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面皮紅髭鬚垂鐵線語話若銅鍾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劍霜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州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背後船梢上兩箇操櫓的一箇是出洞蛟童威一箇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裏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此箇悞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掉船出來江裏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稍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稍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箇大名省得着我做出反事來爭些兇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箇好漢是誰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箇好漢却是小弟

結義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舡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箇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盪灘邊來纜了船艙裡扶宋江并兩箇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着張橫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看那張橫時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髯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波如水怪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見處魂驚天差列宿害生靈小孤山下住船火號張橫

那稍公舡火兒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為何事配來此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迭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母所生的親弟兄兩箇長的便是小弟我

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白肉沒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裡行一似一根白條更兼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諱喚做浪裡白跳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楊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渡船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伯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裡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單身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裡歇了櫓拋了釘插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胯撲咚地攬下江裡排頭兒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歛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

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賭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都去村裡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了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五個人投村里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哥兒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

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奔將來面前看見李俊張橫都恭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咲道你道他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俺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箇還不快拜那弟兄兩箇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纔甚是冒瀆犯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箇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裡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簇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箇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

兩箇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答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弊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箇去看了舡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裡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關武藝高強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旗播穆弘真壯士人號沒遮攔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當日衆人在席上所說各自經過的許多事務至晚都畱在莊上宿歇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衆人都畱在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觀看揭陽市村景一遭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畱不住當日做箇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賚發兩箇公人此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人都送到潯陽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李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排行

枷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眾人洒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莊分別各自回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箇公人下舡投江州來這稍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篷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帶上行枷兩箇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值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箇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為官貪濫作事驕奢為這江州是箇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盈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箇知府當時兩箇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為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箇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寫箇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裡去本府自差公人押解下去這兩箇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贖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裡買酒喫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單身房裡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箇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箇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却撰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裡伺候討了回文兩箇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裏只說宋江又自央免人情差撥到單身房裡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營裏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此銀兩與他們買茶喫因此無一箇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視廳前除了行枷恭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箇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

皇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喫一百
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
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也面黃
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行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
着他本營抄事房做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簇去抄事宋
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
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
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盃管營慶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
邊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識他們住了半月之間滿營裏
沒一箇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宋江一日
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
說的那箇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

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無面目宋江道
這箇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
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
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此言語高低
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
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此與他也不見得他有箇不敢要我
的也不見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裡
了正在廳上大鞦韆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
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怪宋江咲道差撥哥哥
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盃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容日再會
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抄事房自
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那差撥也自去了不是宋江來和這人

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裡翻為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
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
箇節級怎麼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裡白跳

詩曰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 人情澹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強 他日梁山泊 高名四海揚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
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箇是新配到囚徒牌頭
指着宋江道這箇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矮黑殺才倚仗誰
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在人情願你如

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塊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裡眾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閃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眾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拏起訊棍便迤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計利害便不到的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聲慌忙丟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答道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誰那

里得這話來宋江咲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裡叙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迤入江州城裏來去一箇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折開看了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箇姓宋的誤下牢城營裏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箇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

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為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和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賣書報緊急軍情事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只能行五百里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更看他生的如何但見

面闊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身材皂紗巾畔翠花開旗書

令字紅串映宣牌兩隻脚行千里路羅衫常惹塵埃程途八百去還來神行真太保院長戴宗才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箇坐在閣子裡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菜蔬來就酒樓上兩箇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眾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盃酒過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箇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折則箇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如常同院長走的那箇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

起身下去不多時引的那箇人上樓來宋江看見了喫一驚看
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麤肉鉄牛似偏體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雙眼
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鉄刷猙獰好似後猊天蓬惡殺下雲梯
李逵真勇悍人號鉄牛兒

宋江見了那人便問戴宗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
小弟身邊牢裏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
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风李逵他鄉中都叫他做
李鉄牛因為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
曾還鄉為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棒見
今在此牢裏勾當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
誰戴宗對宋江笑押司你看這厮恁麼麤鹵全不識些體面李

逵便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麤鹵戴宗道兄弟你便問請這位官
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麤鹵却是甚麼
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閑常你要去投逵他的義士哥
哥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
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
逵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甚鳥節級
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哄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
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箇也教鉄牛歡喜撲翻
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
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奈煩小盞喫換箇大碗來篩
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為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
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

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
却待要和那廝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
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
里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箇十兩
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将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
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
這里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
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
子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
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為何尊兄說這話戴
宗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
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

宋江道這廝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
這些銀兩可足消箇由他賭輸了罷若要用時再送此與他
使我這人倒是箇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廝本事自有只是心
態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裏但吃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
一般強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的
人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有詩為証

天性由来太惡麤 江州人號李兇徒 他時大展屠龍手
始識人中大丈夫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盃却去城外閒翫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
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箇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
如此最好且不說兩箇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箇銀子尋思

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裡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柱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匹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脫地博一箇又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拏起頭錢

叫聲快脫地的又博箇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箇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閑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擄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擄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說道老爺閑常賭直今日權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箇賭博的一簇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

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箇敢近前來討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却搶虜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怪鉄牛閑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下時做出這此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裡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哥兩博輸與小人却

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的記了冤仇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裡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看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哥吃一盃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盃就觀江景有詩為証

白傳高風世莫加

畫船秋水聽琵琶

欲舒老眼求陳跡

孤鶩齊飛帶落霞

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

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箇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一觀看那江上景致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悠別浦撐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公垂釣下釣黃蘆听口青髻童牧犢騎牛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涼風吹水面紫霄峯上接穹蒼琵琶亭畔臨江岸四圍空闊八面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窗外光浮玉壁昔日樂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奈煩小盞價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分付酒保道我兩箇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箇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箇好箇宋哥哥人說不差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入心中歡喜喫了幾盃忽然心裏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此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箇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此魚呷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

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筯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醢了不中仁兄喫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箇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醢的不中喫李逵嚼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卓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哥想是肚飢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筭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耐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

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在桌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家搗米只顧喫據指罵道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真好漢也李逵道這禾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醢了不中吃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雞湯米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纔餉是昨夜的今日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討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訪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

到敬他真實不假兩箇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滄江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巒擁髻鬟 明月琵琶人不見
黃蘆苦竹暮潮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
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稍睡的有在船頭
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
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艙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
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
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
馬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
開艙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
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

把篾一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艙板底下
絞摸時那里有一箇魚在裡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
下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篾攔住以此船艙
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逵不省得倒
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逵又跳過那邊
船上云拔那竹篾那七八十漁人都湊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逵
李逵大怒焦燥起來便脫下布衫裡面單單繫着一條綦子布
袖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駕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裏一
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吃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
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
販都亂紛紛地挑了擔走正熱鬧裡只見一箇人從小路裡走
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

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无
后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
大虫膽也怎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
身材三十一二年紀三柳掩口黑鬚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
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
四青白裹脚多耳麻鞋手裡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
逵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擡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
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
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
送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
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躡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裡那
人又飛起由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鉄鎚大小拳

頭去那人脊梁上搥鼓也似一那人忿生搥扎李逵正打哩一
箇人在背後匹腰抱住一箇人便來擊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
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
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里
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一條性命坐牢李逵應道你
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
要論口壞了義氣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
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
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箇輪贏李逵回轉
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靚兒露出
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箇穿心一點紅俏
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箇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

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尋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轉身來那人便把舡略攏來轉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搨捺搨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舡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舡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箇輸贏便把李逵胳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吃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掙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箇好漢撲桶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箇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伯

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滄將下去兩箇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箇顯渾身黑肉一箇露遍體霜膚兩箇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伯人貪看沒一箇不喝采論這兩箇好漢時但見

一箇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箇是小孤山作怪妖魔這箇似酥團結就肌膚那箇如炭屑轉成皮肉一箇是色依壬癸一箇體按庚辛那箇如三冬瑞雪重鋪這箇似半夜陰雲輕罩一箇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箇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箇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箇如千千火煉成鉄漢一箇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箇是九曲河鉄甲老龍這箇如布漆羅漢顯神

通那箇似玉碾金剛施勇猛一箇盤旋良久汗流遍體迸真
珠一箇揪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那箇學華光藏教主向
碧波深處現形骸這箇相黑煞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正
是玉龍攪暗天邊日黑鬼掀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扯浸得眼白又提
起來又納下去何止滄了數十遭宋江見李逵吃虧便叫戴宗
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箇
好漢便是本處賣魚主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
綽號浪裡白跳的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
有他哥哥張橫的家裏住著他向岸邊高聲叫道
張二哥不要動手有
兄弟你且饒了他上
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
戴宗道是俺們
戴宗道是俺們

却也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幾分早到岸邊扒上岸來看着戴
宗唱箇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
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箇人張順再跳下水裏赴
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沒水張順早沒到分
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
浸不過他肚皮滄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
看的人箇箇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各
自扒將起來戴宗見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白水戴宗道且
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
布衫四箇人再到琵琶亭上來坐下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
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
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今日倒冲撞了你

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
渰得我勾了張順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逵道恁麼便和你兩折
過了戴宗道你兩箇今番却做箇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
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裏等你便
了四人都笑起来大家唱箇無禮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
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
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
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點頭
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
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
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裡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上
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

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
吃三盃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的
他定要來討魚我兩箇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吶喊熱鬧叫
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廝打我兩個急急走來解勸不
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得遇三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
盃再喚酒保重整盃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
吃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依例納錢張順道既然得遇
仁兄事非偶然兄長何故見外如此說錢李逵道我和你去討
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吃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
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箇下琵琶亭來
到得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
張順問道那箇船裡有金色鯉魚只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

箇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却轉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販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見一尾也十分勾了張順答道此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田行館做下飯兩箇序齒李逵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香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四人正飲酒間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各叙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姑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根前深深的道了四箇萬福宋江看了那箇女子時生的如何但見

冰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臉桃腮醞釀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

粧點就一段精神花月儀容蕙蘭情性心地裏百伶百俐身材兒不短不長聲如鶯囀喬林體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曉露一枝芍藥醉春風

那姑娘道罷萬福頓開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來一攪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話頭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姑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姑娘子桃腮似土檀口無言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錯現出百般形且看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